

皋东诗词一千年（一）

□ 徐继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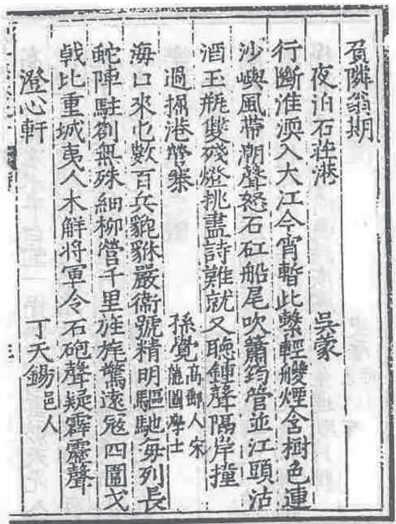
如东，古为扶海洲。春秋属吴，战国为楚，秦乃九江，汉即广陵。东晋义熙七年（411年），分广陵郡而析置如皋县，是为皋东之地。其后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有着悠久的历史底蕴与人文传统，历代吟咏皋东的诗词，数不胜数。

今存最早的是北宋孙觉的一首《过掘港营寨》：

海口来屯数百兵，貔貅严卫号精明。
驰驱每列长蛇阵，驻扎无殊细柳营。
千里旌旄惊远寇，四围戈戟比重城。
途人未解将军令，石炮声疑霹雳声。

每当读到这些闪烁着寒光的诗句，人们仿佛听到军士铁甲叮当振动的声响。唐开成三年（838）七月，日本第十九次遣唐使团停驻掘港期间，圆仁和尚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就有“留学僧到守捉军中季赏宅停宿”的记载。可知在唐末时期，掘港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要地了。

孙觉是谁？许多人都不清楚，好像在群星璀璨的北宋文坛没有什么存在感。其实这个人非常了不起，他是胡瑗、陈襄的学生，是苏轼、王安石、苏颂、曾巩的好友，是黄庭坚的岳父，是秦观、陆佃、王令的老师。他是高邮人，进士出身，是诗人，也是文学家，著作很多，在学术上的最大成就，是对春秋学的阐扬，对易学也十分精通。在历史上，他以敢言著称。怒过邵亢、韩缜、蔡确、章惇、安焘，对王安石的《青苗法》也提出非议，卓有见识，很是不凡。



明嘉靖《重修如皋县志》卷十《诗文》

从明代开始，《过掘港营寨》就刊刻在《如皋县志》里，后为历代县志所收录，可见乡人对此诗的重视。宋熙宁二年（1068）前后，孙觉曾经担任过一任通州知州，我估计是那个时候来皋东的，

到今天差不多有一千年了。

明嘉靖三年（1524），如皋知县梁乔升钻土稽志，挖出几块墓志铭，其中有一块是《王惟熙墓志铭》，作者就是孙觉。王惟熙是如皋人，北宋景佑元年（1034）进士，他的儿子是王觐，侄子是王观，孙子是宣和元年（1119）的状元王俊义。王觐与王观曾为翰林学士，王觐还做过龙图阁学士，梅尧臣写过一首《泰州王学士寄车螯蛤蜊》，这位王学士，不知王氏兄弟中的是哪一位？“车螯与月蛤，寄自海陵郡”——这车螯与月蛤，出于皋东的可能性倒极大，那时的皋东就属于泰州。那位王观，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逐客，他的词集取名《冠柳集》，有高出柳永之意，足见十分自负。虽不能说王三的词凌驾于柳七之上，却别有新意，比如那首《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当时就脍炙人口，今天还登上了小学语文课本。“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此词曾被误为苏轼所作，许多人都很熟悉，但不太知道就出于如皋人之手。不管怎么说，从一开始登台亮相，东皋的诗词就是如此的眉眼动人。

不少人都在问，谁是记载最早的皋东本土诗人？一直以来，莫衷一是，我觉得一个叫史声的人可能性最大。根据如皋现存最早县志——明代嘉靖三十九年（1560）《重修如皋县志》的记载，史声是如皋沿海乡人。在元明之际，如皋分为四乡，南为江宁乡，西为安定乡，北为赤岸乡，东为沿海乡。也就是说，沿海乡是如皋东乡，即皋东，史声就是今天的皋东人。史声是元祐三年（1088）的进士，志称孝子，在这本《重修如皋县志》卷八中，有传如下：

史声，沿海人，元祐间，以进士登显官。始家贫，母早卒。侍父自养不給，惟齋蔬糜粥而已。日夜读书。每书暇，樵採以给父养。自食粗粝，恒不飽。及登第，有厚祿，迎亲就养，至中途遇疾卒。闻訃，即哭不绝声，不顾家属，罄身日夜奔赴，四日乃至。父哀哀恸几绝，扶柩还家，寝苫枕块，及葬，结庐墓左，日为包土培塿，墓后成一壑如山。吊者惟以触地哀哭，未尝与人谈笑。

史声不仅留下孝行，还留下两首半诗，半首是《中禅寺诗》，仅存其中两句：“施食地腥龙戏钵，长明灯暗鼠偷油。”一首是《题定惠院》，是一首七律，其中末句“惟有玉莲池内水，沧浪深处老龙眠”，经常被人引用。还有一首为五律《送别严希孟》：

岁暮送行舟，寒烟古渡头。
渚禽冲客起，野水带冰流。
绪史探深趣，江山属壮游。
莫将和氏璧，轻向暗中投。

这个严希孟，也是沿海乡人，也是一个大孝子，在嘉靖《重修如皋县志》卷八中也有他的小传，说他“博闻通史，尤长于诗”，但可惜他的诗，今天已经看不到了。从史声、严希孟交游可知，在北宋时期，皋东文人之间的诗文唱酬已经非常正常，而且水准相当高。

南宋德佑二年（1276）正月，文天祥出使军营，被迫任“祈请使”往燕京朝觐。在京口，他乘机逃脱，趋真州、扬州、高邮，取道泰州、如皋，准备从通州渡海南归。当时扬州的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得到文天祥投降的假情报，下令处死文天祥。所以文天祥一是要躲避元兵的追杀，又要躲避李庭芝的误杀。一路上，变姓名，诡踪迹，草行露宿，追骑相蹙，昼夜匍匐，及于死者，不知其几。据清《州乘一览》记载，文天祥“至如皋，匿捍海堤处士张阿松家，凡五宿，闻追其至，松二子戴箬笠送出境”而至通州。其实这一段话，倒不是空穴来风，在明嘉靖《重修如皋县志》卷之八《人物·流寓》“文天祥”中就有类似记载，并说“所历艰险，悉形诸诗，同行张少保使徐新班录之，揭于宋家岭东岳庙相间而去。”



文天祥画像

在明天顺八年（1464）开始修纂第一部《如皋县志》时，就把文天祥过如皋的诗篇收入志中（如今这部县志早已久佚不见）。明代崔桐在《宋文山文忠烈公祠记》中，也有嘉靖十八年如皋县令黎尧勋“尝读邑乘，至宋文山丞相经皋渡海诸诗，抚卷叹息”的记载。我们在嘉靖《重修如皋县志》卷十“诗文”中，看到有文天祥《过如皋》《虾子湾》《行马塘》《大贴港》《北海口》《宋家林》七首诗。捍海堤即范公堤，马塘即马塘场，俱在皋东境内。而且该志卷一《区域·山川》“大贴港”条目中有“在掘港场，东

抵海，西抵新团”的注释。今天还有“虾子湾在岔河东南”“北海在掘港东至桡茶以北海域”的考证，一切都指向文天祥在皋东的时间很长，这些诗都写于如东，但真相到底如何呢？

我们来看文天祥自己是如何记载的。《指南录》第三卷与第四卷中，从《发海陵》开始，有《闻马》《如皋》《闻谍》《哭金路分应》《怀杨通州》《海船》《发通州》《石港》《卖鱼湾》《即事》《北海口》《出海》诸诗。经过整理，我们发现文天祥行程如下：三月二十一日从泰州出发，当日过如皋，夜宿白蒲下十里，于二十三日抵达通州西城外，再到次月（为闰三月）十七日离开石港，文天祥在通州二十余天，一直没有踏入皋东境内，并没有机会到达范公堤。所以，南通的孙模先生认为，文天祥匿张阿松家，属于民间传说。关于文天祥如何出海？他在《文天祥生死过南通》一文中这样记述：

文天祥从卖鱼湾渡海之说相沿已久，但读他的诗《宋家林》，无可斟酌处，这首诗的诗序道：“二十一日夜，宿宋家林，泰州界。二十二日，出海洋……”前《发通州》一诗诗序道：“十八日，宿石港”，十九日、二十日夜宿何处未写明，按其夜宿顺序来考订，应该不在石港，而是宿卖鱼湾（如果在石港，诗序会写上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宿石港），“宿卖鱼湾”后天即二十一日，并未出海，而是宿宋家林一夜后方才出海。那么文天祥到底在哪里出海呢？这两种可能，一是文天祥最终由宋家林入海，卖鱼湾为石港湾的一部分，有较长的岸线，宋家林是卖鱼湾岸线上的一个村落，选择这个最为适宜的内海地点亦在卖鱼湾范围内。宋家林为石港之北邻，已在如皋县境（今如东境内），当时如皋属泰州，故有“宋家林泰州界”之说。另一种可能是宋家林与卖鱼湾是相邻的两地，文天祥二十日宿石港，二十一日去宋家林，夜宿宋家林，二十二日又折回卖鱼湾，当天从卖鱼湾出海，如此迂回折腾的原因是隐匿行踪，以保安全，那时蒙古兵已于附近出现。

文天祥到过如东，看来只有宋家林一地是可以确定的。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首《宋家林》吧：

一因荡漾水晶盘，四畔青天作护阑。
著我扁舟了无碍，分明便作混沌看。

水天一色玉空明，便似乘槎上太清。
我爱东坡南海句，兹游奇绝冠平生。

文天祥由卖鱼湾经北海（当时长江口向北的海面称北海）到长江口，入苏州洋，辗转四明、天台，再至永嘉，最终回到了宋军领地。“狼山青两点，极目是天涯”，当文天祥与通州依依作别之时，也留下了种种传说，虽经过千年的风吹雨打，仍然可资凭吊。（未完待续）

越剧追梦新百年

□ 越明



2006年3月27日，纪念越剧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在浙江举行，拉开了越剧新百年的帷幕。袁雪芬、傅全香、徐玉兰、王文娟、金采凤等老一辈越剧艺术家，到剧越诞生地浙江嵊县东王村参加庆典和寻根活动，北京、南京等地也相继举行了“百年越剧创辉煌，南花北移更芬芳”和“越剧流芳·香溢金陵”等庆祝活动，越剧步入了“新百年”的追梦时代。

也就在这一年，国家公布了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越剧跻身其中，成为518项非遗中的一项，越剧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一份宝贵财富。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电视的普及，电脑进入家庭，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人们欣赏的多样性选择，各地普遍出现了越剧团数量减少，越剧观众呈老年化、演员队伍不稳定，剧目创作萎缩等现象，如何使越剧在“新百年”能弦歌不辍、清音新奏，成了广大越剧工作者的孜孜追求。

越剧发源地浙江嵊州，借“非遗”东风，把繁荣越剧事业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目标，政府确定了打响越剧品牌、培养越剧精英、创作越剧精品、建成全国越剧名校、确立全国越剧研究中心地位的工作思路，实施和完善了越剧人才集聚、越剧精品培育、越剧教育建设、越剧演唱普及、越剧之乡推介、越剧产业提升六大工程。在具体做法上，则分头并进，一是明确方向，找准定位，坚持越剧的传承和创新；二是沉下去，苦练内功，增强越剧的发展后劲；三是走出去，加强交流，扩大嵊州越剧的影响力；四是请进来，加集聚共享，同写越剧中传承新篇章。与此同时，出台一系列政府措施来推动越剧事业的发展，设立越剧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和越剧奖励基金，来专项扶持越剧的传承和创新。

短短几年已见成效，如中国民间越剧节的举办，“越剧大家唱”培训活动的开展，从娃娃抓起的“越剧进课堂”的本土化教学，越剧小梅花培训基地建设及少儿梅花奖评选，越剧流派传承人班的开设，全国越剧戏迷擂台赛的举行，专业越剧团的精品化剧目打造、民间剧团的产业化市场繁荣等。而在纪念越剧诞辰110周年之际，又启动了“中国越剧诞生地——嵊州越剧文化生态区”创建工程，以做好越剧文化赖以生存的人文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的保护，做好越剧诞生、成长、发展历程史迹遗存的保存，做好越剧文化相关的人文历史资料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促进越剧文化资源的有效传承、合理利用越剧艺术的创新发展。与此同时，又在女子越剧诞生地施家岙，规划建设“越剧为魂、农业为根、与体育娱乐基”的越剧特色小镇。另外，还召开了首届全国越剧戏迷大会，将越剧的非遗保护工程开展得风声水起。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抓住“非遗”契机，锐意改革，大胆创新，也迈出了传承创新的大步。一是整合古典与时尚元素，发掘戏曲的“诗性”魅力。从剧作改编到导演创作、从灯光舞美到化妆造型，都讲究写意精神，让经典的古典戏曲与现代时尚元素相结合；二是既认准宗祠，又大胆创新，延续越剧的生命力，在坚持以女子越剧为主体、浙江方言、越剧的唯美和写意这三个不变的前提下，大胆探索不仅是导演、编剧、舞美的创新，更重要的是戏曲表演的核心——演员也要创新，拿技巧说话。三是注重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采取学院制和科班制联合培养的方式培养人才，学院制保证演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素养，科班制延续京剧传统的师徒制，一个老师盯一个学生的“坐班”，练好唱腔、身段等基本工夫，并建造湛江小百花艺术中心，创排普适性、永恒性、现实性的作品，使之成为如纽约百老汇、英国爱丁堡般的文化名片。

上海越剧院传承与创新并举，创排豪华阵容的新版《红楼梦》大获好评，新版《红楼梦》除了“黛玉进府”和“识金锁”两场戏。新增了“元妃省亲”一场戏，一下子把处于兴旺顶峰的贾府呈现在观众面前，形象地显示出封建大家族的时代背景，比之原版更深入地揭示了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另外一处重大的修改是将宝玉弃玉出走的结尾改成了“太虚幻境”的宝玉咏叹，不仅凸显出贾府的兴衰荣枯的历史变迁，更表达了人物沉浮生灭的心路历程。因此全剧显得凄美缥缈，动人肺腑，引人深思，使观众在大力度的情感冲击下，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和主人公的命运紧紧相连，感同身受，同悲同喜，剧场效果超过了以往的版本。文本上的突破，即强化了该剧蕴含的大悲剧感，更是对曹雪芹原著精神本质的深层把握与美学提升。此后，现代越剧院又在现代题材的挖掘上付出了不懈努力，创作出了许多颇受好评的剧目，如《素女与魑》《甄娘》等。

可为可喜的是，不少年轻人也加入到了越剧的观众队伍中，给越剧艺术的繁荣带来了新的生机，2017年6月，首个越剧十年本科班的学员毕业，这批上海越剧舞台上的“第十代”演员6月毕业，15名女生、5名男生分为小生9名，青衣2名，花旦4名，老旦2名，老生2名，两人参军，其余18人进入上海越剧院。上海越剧院学院越剧本科班由上海越剧院委托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联合培养，作为全国地方戏剧种中唯一的10年一贯本科生，他们每个学期的期末考试被安排在逸夫舞台，修满3384个学时，参与工作坊、交流展示、个人演出，实际学时近5000个。

曾使越剧冷座的电视、音像、互联网等多媒体，经中华文化复兴的感召，不仅为越剧的非遗保护提供舆论支持，而且纷纷为越剧的传播和普及发挥了作用，使得原来只有在舞台上的一见的越剧已不受国界、地界的限制，并使演出者与观众的互动交流变得简单和直观，一些知名的越剧演员相继开通视频号、抖音号，通过直播，让观众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名演员的演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软实力的标志。无形的文化不仅能提高国民素质、弘扬社会正气，而且是有着前途的产业。全国各地有许多像越剧这样的地方剧种，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只要各级政府正视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主动搭台，积极引导，制订并落实培育文化产业、“放水养鱼”的扶持措施，越剧就一定能够再次崛起，创造新的百年辉煌。

乡土园



镰刀

□ 孙同林

镰刀是一件很古老的劳动工具。有古乐府（汉无名氏）为证：“兰草自然香，生于大道旁。要镰八九月，俱在束薪中。”诗人说：镰刀是一弯月牙儿，照亮了乡村，照亮了生活。

镰刀由铁木组合，刀是铁，柄是木（现在也有都铁制的连体镰刀），成一个阿拉伯数字“7”的形状。镰刀有直柄和弯柄两种（弯柄是一种“S”形），又以弯柄居多。直柄镰刀系镰刀的子类，另有名号——钩刀儿，农人常用它割草。割谷物多用弯柄镰刀，准确地说，弯柄镰刀才是真正的镰刀。

镰刀的柄无一例外地被农人勤劳的手打磨得油光锃亮。

没有哪一棵庄稼躲得过镰刀的刀。割麦子割稻谷割豆子割油菜割高粱穗割葵花盘……一把镰刀，游走在季节深处，在成熟的香气里跳舞，在广袤的原野上唱歌。

“早不掉的五月十三”，农历的五月十三是民间传说中的关帝磨刀日，这一天关老爷要将他的青龙偃月刀拿出来磨，磨刀时的荡刀水就成了天上雨水，这事被天下黎民百姓知道了，便将其作为自己的磨刀节。事实上，这个农谚的意思是，到了农历五月十三，麦子即将开镰了。

一场麦收就是一场厮杀，收麦如救火。麦收的时候，村子里万人空巷，就连半大的孩子也被赶到地里去，其实这不用赶，受父母和老辈人的影响，他们便自动加入到麦收行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磨刀是麦收的前奏。清晨，当我们躺在床上不想起来的时候，听到磨刀石上霍霍磨刀声，便知道苦难的麦收季节到了。

一个生在乡下的孩子，可以读不好书，却不可以使不好镰刀。父亲教会我使用镰刀，也是教会我生存的本领。还记得父亲对我所说的割刀要求：弯下腰，叉开双腿，撅起屁股，握紧镰刀，眼睛盯着麦棵，镰刀贴近地面。左手抱住麦子，右手用足够的气力握紧刀柄，刀锋钩住麦子，猛地向后拉，发挥刀锋的力量，嚓，嚓，嚓……心要沉到土地上，沉到麦子上，而不是去看麦田上空的飞来飞去的麻雀、蜻蜓和蝴蝶。

一只只苍老的手、一只只健硕的手，一只只稚嫩的手，牢牢握着镰刀的柄，“嚓嚓、嚓嚓”，成趟的麦子被割倒，成片的金黄被割倒。随着麦子的割倒，也割走了我们的日子。

在我读中学的时候，收麦贯穿于我的整个暑假。那些年，我跟着父亲整天沉浸在麦田里。父亲割刀的速度很快，而且耐力很强，往往是父亲割两行，跟我割一行一起前进，一行割到地头，我坐下来歇一会，父亲不停，他又走向第二行，并且将我的那一行一起割向前去，我被父亲的汗水和呼吸的气息所感动，便不由自主挥镰刀跟上去……

镰刀给我们带来收获，镰刀有时也会对主人造成伤害。那次，我正跟父亲一起割麦子，刚割一会，因麦田里的一个砖块一蹦，镰刀割进了父亲的左脚踝，血流不止，当我惊得叫起来的时候，父亲却摆摆手，没事没事，说着，丢下镰刀，从地上抓起一撮土捂在伤口上。自言自语地说：“狗日的，你馋了吗？也要来咬我一口！”说着，弄一块碎布片粗粗地包一包，便重新拿起镰刀，往手心啐了口唾沫，弯下身子又割起麦子来，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多年以后，我从父亲对外事物毫无怨言的体谅、宽容甚至幽默中，明白了农人们为什么从来不抱怨任何一件

农事和农具，农具即使伤害他了，钝了，生锈了，不好使了，他们只是抱怨自己的责任，其朴素的情感和宽大的心胸，让人感动。

镰刀一生都在与匍匐大地的植物较劲，麦子、稻子、大豆、油菜、青草，蘸着汁液，哼着民谣，藐视苦难，忽略每个季节的辛苦，忽略悄悄地消瘦，一路前行……

终于，镰刀被挂上了墙头，再也无人问津。

袁隆隆的收割机在满眼金黄的麦田里耀武扬威，再也不用需要我们手握镰刀日夜厮杀，再也不用担心麦穗一响，割晚了麦穗会落在地里。当年以割刀技艺为荣耀的父亲，站在地头，呆呆看着机器作业的场景，回到家，慢慢地将墙头上的镰刀取下来，拿在手上试试镰刀刀口，这个刀口曾经吞下过多少岁月，现在不用了。父亲摇摇头，把镰刀重新挂在墙上。

每个乡村走出的孩子，回望乡村的时候，都有镰刀那小小的身影。当年，镰刀是艰辛之余有着点点的诗意，今天，镰刀成为诗意中的浓浓乡愁。

守规则 知礼仪 讲诚信 重责任